

一张晚报一生情

□姚宗亮

2020年9月29日,一个翘首期盼、美丽而喜悦的日子;一个点燃激情、收获希望的日子,牡丹晚报将迎来20岁生日,惊喜、激动、祝福、感恩之情一起涌上心头。在文学的道路上,我的成长与晚报密不可分。没有晚报,没有晚报的“悦读汇”、“牡丹园”,就难以实现我的文学梦。

弹指一挥间,20年时光转瞬即逝。我与牡丹晚报一起走过风,走过雨,更走过阳光灿烂的花季。在文学艺术创作的漫漫长征途中,作为晚报的忠实读者和作者,我取得的成绩微不足道,晚报编辑老师却给予我莫大的厚爱和鼓励,使我在创作的道路上步子迈得愈发坚定有力。1998年7月18日,牡丹晚报的前身曹州晚报刊发了我的散文《第一笔稿费》,令我激动不已。二十年来,晚报相继刊发了我撰写的散文《父亲的菜园》《童年的夏夜》及诗词歌赋二十多篇(首)。如果没有晚报为我这样资质平庸的作者搭建平台,我很难小有成绩。我要感谢晚报,感恩默默指导的编辑老师。

回望二十余年的文学创作历程,我和晚报一起成长。晚报是一支温馨壮美的歌,用精美的图文记录如火如荼的生活。晚报是一条纽带,用永恒的真情连接着我,不管风霜雨雪,我们每日相约。晚报就像良师、益友、知己、亲人一般,默默地注视着每一位作者,深情地扶携着作者,送给我们最美好的精神食粮和最开心快乐的时光。春风化雨,润物无声。晚报为我们喝彩吟唱,为广

大文学爱好者保留了一块灵魂栖息的美好精神家园;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智慧的窗口,铺架了一座通往诗和远方的桥梁。

二十年来,晚报重视挖掘、培育文学新人,扮演好“扶人上马”的角色,采取多种形式,在潜移默化中激发文学爱好者的创作激情,呵护作者的写作热情,引领我们向文学殿堂一步步迈进。2015年6月,我有幸加入了市作家协会;2017年5月,我被曹县政协推选为副主席兼秘书长;2018年4月,我加入了中国散文学会;2020年5月,我被誉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。近年来,先后出版了四部个人文学作品集。

如果说作者是一朵含苞欲放的花蕾,那么,晚报编辑老师就是百花园里的辛勤园丁。晚报创刊二十年来,喜爱晚报的一批批作者在她的扶持下爱上文字和文学,在晚报的牡丹园里耕耘,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。作为其中一员,我将永远与晚报不离不弃,愿用绵薄之力为她添光增彩。

现在回想起来,牡丹晚报就是我文学创作的启蒙老师和诲人不倦的真诚导师,至今让我难以忘怀。多少个万籁俱寂的夜晚,一个人坐在书斋里,有一张晚报陪伴,泡上一杯浓茶,让心情在夜空中游荡。这时,我宛如沐浴在文学的海洋里,静谧的心沉醉于优美诗文的意

境中,静静而行。

一窗幽梦一帘影,一张晚报一生情。多年以来,我一直坚守在文学创作的沃土,每端详着晚报上发表的一篇篇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文字时,我在内心深处总会对晚报充满了感恩的心情。时值牡丹晚报20周岁华诞来临之际,我唯有在心灵深处默默地表示衷心的感激。这一天已经永远地铭刻在我的记忆里,流淌在我的血液里,也永远地镌刻进我的生命里。

牡丹晚报就像一辆列车,满载着丰硕的成果,奔驰过20年的奋斗里程。在它诞生10周年的时侯,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,发表在2010年10月1日的牡丹晚报上。我祝愿它成长为一株永不凋谢的牡丹花。现在,又一个十年过去了。牡丹晚报的领导和全体工作人员没有辜负人们的期望,把报纸办得越来越好,越来越红火。

它所蕴藏的群众性、娱乐性、时代性,是那么的和谐,那么的突出,那么的鲜明,让它的知识性、趣味性、可读性更加浓烈。它刊登的一篇篇优秀的稿件,把政治元素与社会元素糅合在一起,把上层与基层紧密联系,把全国与菏泽无缝交织,弹奏出一支支时代的音符。就像一朵朵历史长河里的浪花,一股股温暖的春风,一声声时代的号角,给人力量,给人启发,激人奋进。

办报人敏锐的政治头脑,

感觉。

我不仅每年都有十多篇新闻稿件在牡丹晚报上发表,而且还有多篇散文随笔在牡丹晚报“牡丹园”、“乐生活”等版面上发表,仅2020年9月11日,“牡丹园”和“乐生活”版面就分别发表了我的散文随笔《常老师,您一直在我的心里》和《炒花生》。

回想自己的新闻写作和文学创作之路,多亏了牡丹晚报这位良师益友。今年牡丹晚报将迎来自己20周岁的生日,作为牡丹晚报的忠实读者、“铁杆粉丝”和“老牌”通讯员,我衷心地祝福你——牡丹晚报我一生的老师,永远的朋友,越办越好,越办越美。

随着时代 弹奏的音符

□曹恒顺

匠心独运的巧妙构思,炉火纯青的文字功底,展现了出类拔萃的大家风范。

牡丹晚报是我的一个亲密朋友,见证了办报人紧随着时代的脚步,弹奏出的一曲曲美妙乐章。

记得2014年2月25日,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首都博物馆的时候,对史志工作做了重要指示:“搞历史博物展览,为的是见证历史、以史鉴今、启迪后人。要在展览的同时高度重视修史修志,让文物说话,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,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,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、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。”没过几天,由我和妻子牛光芝主编的《曹口村志》,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,由方志出版社正式出版。牡丹晚报总编辑潘若松得知后,立即派出记者对我进行采访。5月31日的牡丹晚报利用两个整版的篇幅,刊登记者姜培军撰写的长篇通讯《六旬夫妇写就乡村“史记”》,这篇文章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。《曹口村志》被评为2014年度山东省优秀史志成果奖。早在2010年4月6日,牡丹晚报就刊登过编修《曹口村志》的新闻,指出编写《曹口村志》的目的,就是让后人知道前辈的艰辛,探索今后科学发展本村经济、文化的思路,建设团结、和谐、富裕、美好的新家园。《曹口村志》先后被中国国家图书馆、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及上海等省市图书馆收藏。

为了纪念开展真理标准讨论40周年,牡丹晚报的“牡丹园”栏目责任编辑约我写一篇相关的文章。牡丹晚报以《难忘的回忆》为题,刊登了我的回忆录。同年,《山东党史》杂志第六期,以《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一段回忆》为题,再次刊登。《山东党史》杂志执行主编张耀龙称赞说,文章中关于“副业生产上一下一下上,农业生产高——低——高”的表述,是对副业与粮食生产关系带有“规律性”的经典归纳。牡丹晚报弹奏了一支嘹亮的时代音符。

习近平总书记有一句名言:“凡是广大干部群众普遍关注的深层次问题,都要从历史和现实、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。”牡丹晚报不是发号施令的机构,但它春风化雨的功能,默默地滋润着鲁西南大地,默默地滋润着菏泽乡亲的心田。

牡丹晚报: 我永远的良师益友

□陈正国

我自1996年1月23日在牡丹晚报的前身曹州晚报上,发表第一篇新闻作品《科技夜校里发生的故事》时,就注定与全心全意服务菏泽百姓的牡丹晚报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。

弹指一挥间,牡丹晚报已陪伴我度过了二十多个春夏秋冬。二十多年来,我已从一个“初出茅庐”的新闻写作“门外汉”,成长为发表新闻作品1500多篇的“资深”通讯员。回忆起我与牡丹晚报之间发生的故事,我心潮起伏,思绪万千,百感交集。尤其是想起那次“苦涩”的新闻采写经历,更让我感动莫名,激动不已,没有牡丹晚报的陪伴和编辑老师的精心指导、悉心教诲,作为一名基层通讯员,我不可能坚持到今天,更不会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。

2001年6月4日,牡丹晚报在二版头条的位置刊登了我撰写的新闻消息《老党员德高望重仙逝去,众多亲慷慨解囊助遗属》。说句掏心掏肺的话,那本是篇“皆大欢喜”的表扬稿。但由于我采访不够深入,记录不够详细,发稿心切,仓促成文,又匆匆寄出,导致文中的几处“细枝末叶”与事实有点出入。文中绝没有诽谤、诋毁他人之意,更没有胡编乱造、捏造

事实之嫌,就因为几个无关痛痒的“小问题”,却给我招来了一场纠缠不清的“大麻烦”。

一次马马虎虎的采访,一篇无伤大雅的“失实”报道,一场持续数日的口舌“官司”,让我懊恼不已,痛心疾首,悔不当初,再也无法平心静气地写稿,整日陷在痛苦的泥潭里不能自拔。为了早日摆脱那场让我不胜其烦的“口水之战”和为报社挽回不良影响,我拿着自己事先拟好的《致歉声明》,怀揣着忐忑不安、万分纠结的心情走进了牡丹日报社,小心谨慎地敲开了二版编辑老师的房门,硬着头皮站在了编辑老师的面前。

当我吞吞吐吐地说出事情的来龙去脉后,我想象中劈头盖脸的批评和疾风骤雨式的指责并没有发生。那位编辑老师先是严肃地给我讲解了“真实是新闻的生命”这句话的深刻含义,反复告诫我写新闻不能添枝加叶,更不能闭门造车,凭空捏造,必须用事实说话;后又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:“小伙子一定要接受教训呀,你的文字功底还不错,千万不要因此而灰心丧气,我们报社欢迎你继续向我们投稿,但必须要深入基层、深入实际、深入生活进行采访,坚持做到写真事,写真人,

就一定能写出老百姓喜爱的作品来。”当那位和蔼可亲的编辑老师客气地送我出门时,我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滚烫的热泪。

说实话,那次写稿“失实”的教训对我是刻骨铭心的,终生都难以忘却。那件事彻底了结后,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写出一个字来,并曾多次产生了辍笔的念头,发誓再也不“舞文弄墨”了。清风习习的清晨,万籁俱寂的夜晚,每想到那位编辑老师的教诲和鼓励,单位领导的关心和支持,亲朋好友的理解和温暖,我又重新坚定了写稿的决心和信心。但我心中时刻牢记着编辑老师的那句话,“真实是新闻的生命”,从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和马虎。仅仅十几天之后,我就怀着试试看的心态,将自己采写的一篇消息稿《甲鱼爬进被窝,村民意外得财》投给了牡丹晚报,2001年6月22日就在牡丹晚报一版发表了。欣喜之余,想到牡丹晚报的编辑老师并没有嫌弃我,我更加认定了牡丹晚报这位良师益友。

在此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,牡丹晚报是我每天的精神食粮,始终伴随着我,鼓舞着我,激励着我,成就着我,大有“一日可以无肉,一日不可无她”的

